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十三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五

漢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二能誦詩受業長安  
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

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于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欲何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勛名于竹帛耳因留宿間語乃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

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  
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  
立于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  
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  
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于中與定計議及王郎起兵  
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自將數千人別攻拔樂陽從至  
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  
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

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  
厚薄不以小大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于禹禹每有  
所舉皆當其才薦寇恂守河內委以蕭何之任卒成大  
功光武以為知人使與蓋延等擊銅馬于清陽破之從  
光武追賊至滿陽連大克獲北州略定及赤眉大舉入  
關更始使王匡等分兵拒之皆莫能敵光武籌赤眉必  
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  
沈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略乃拜為前將軍持節中

分麾下精兵二萬人得自選偏裨以下于是韓歆馮愔宗歆等皆屬焉與俱而西建武元年禹自箕關將入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未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攻禹禹遣諸將擊斬之于是王匡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諸將皆勸禹遁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及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毋妄動既至營下因發鼓並進大破之匡等皆

棄軍亡走禹率輕騎追斬數將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承制更置守長鎮撫之是月光武即位于鄆使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鄼侯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公乘歛引衆十萬拒禹于衙禹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迎降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輒停車住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

悅于是名震關西帝數賜書褒美諸將皆勸禹徑攻長  
安禹念赤眉新勝又財富充實鋒未可乘欲且休兵北  
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于是引軍北至栒邑禹所到擊破  
赤眉別將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西河太守宗育遣  
子奉檄降禹遣詣京師帝以關中未定勅禹宜以時進  
討禹猶執前意會禹部將馮愔宗歆爭權相攻愔遂殺  
歆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為誰對曰  
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



黃防也月餘防果執愾歸罪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為  
梁侯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大饗士卒率諸  
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  
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然自馮愔反後  
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  
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禹  
慙于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飢卒徵戰輒不利三年春與  
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為所誘敗眾皆死散獨與二

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  
綬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為高密  
侯食四縣帝以禹功高封弟寬為明親侯禹以特進奉  
朝請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  
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  
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中元元  
年復行司徒事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為太傅甚  
見尊寵居歲餘寢疾帝數自臨問以子男二人為郎永

平元年卒年五十七謚曰元侯帝分禹封為三國長子震及弟襲珍各侯一縣其第六子訓字平叔前後兩為校尉善撫士卒得羌心卒之日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或以刀自割不欲生家為立祠有疾輒禱焉

後漢書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鄧公羸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于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拘邑兵散

宜陽禱龍章于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二  
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間不  
亦君子之致為乎

論曰語有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禹以弱冠之年攀  
鱗附翼致位公侯考其斬將搴旗徇城略地之功豈  
足與耿吳輩度長而絜大哉惟知人善任遂合羣策  
羣力佐成中興垂休竹帛以發縱指示之說求之亦  
世祖之蕭何也夫帝王之興以德厚薄公輔之望以

度大小禹沈深有局其規模早見于仗策數言而卒  
成其信名震而朝不加疑師喪而主不致罪而諸抱  
奇懷異樹勛著勞者咸帖然俛出其下終無有纖介  
讒隙之生豈非其度固勝哉夫停車勞來視陳漢威  
德而不受牛酒者非有加也在軍旅不忘俎豆與奉  
祠廟行園陵者亦不甚懸殊也然而比事則惟均揆  
道則絕遠鳳凰之于凡鳥不以翔千仞故瑞騏驎之  
于羣馬不以駕千里故良固未易與皮相者語耳位

冠百司年歷兩朝子孫蕃衍寵貴與東京始終其賢  
能有聞者自訓而外如大將軍隲之忠勞在國侍中  
康之方正立朝類皆卓卓可紀蓋非獨度量之勝其  
福祚亦厚焉所謂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臣者君  
與曰天壽平格微子之命曰與國咸休禹誠其人與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  
兵法光武略地潁川攻父城屯兵巾車鄉異時以郡掾

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間出為漢兵所執得召見對曰異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光武曰善異乃歸謂苗萌曰今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擄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萌從其約更始遣將十餘輩攻父城共堅守不下及光武為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乃開門奉牛酒迎因署異為主簿苗萌為從事異因薦邑子鉞期叔壽段建左隆等光武皆以為掾史從至洛陽更始數欲遣光武徇河北諸

將皆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為尚書用事異勸光武厚結之及度河北詡有力焉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更始諸將暴虐百姓失望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為充飽公宜分命官屬循行郡縣宣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鉞期乘傳所至錄囚徒存



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  
附者上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  
陽無萑亭時天寒衆飢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  
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  
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  
進麥飯菟肩因得度厚沱河至信都拜異偏將軍從破  
王郎封應侯異為人謙退不伐行遇諸將輒避道進止  
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

下軍中號為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因從平河北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大司馬朱鮪等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乃留寇恂為河內太守異為孟津將軍使統二郡軍河上合勢以拒朱鮪等初李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然不自安異乃為書曉譬之軼即報異惟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

自後不復與異爭鋒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以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來攻諸畔者異引軍與戰大破斬之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乃遣其將蘇茂攻溫而自將兵攻平陰以綴異異遣校尉護軍將軍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渡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

賀并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鄩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于大王宜從衆議上為社稷下為百姓遂與諸將上尊號建武二年封異陽夏侯引軍擊陽翟賊破之時赤眉延岑諸賊暴亂三輔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貝劍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闘

然好擄掠鄉本能御史士念自修救母為郡縣所苦異  
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羣盜盡率眾來  
降異與赤眉遇于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  
將劉始等五千餘人三年春遣使者拜異征西大將軍  
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要異共攻  
赤眉異以賊眾尚多可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上今  
使諸將屯黿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  
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為所誘敗異與禹合兵救之

赤眉小却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死傷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保與賊期戰使壯士變服與賊同伏于道側賊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不復識別賊遂驚潰追擊大破于峭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

翅回谿終能奮翼電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時赤  
眉雖降衆寇猶盛延岑呂鮪等各擁兵據郡轉相攻擊  
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延岑自稱武安王欲據關  
中引其黨張邯任良攻異異連擊破之諸附岑者皆降  
岑走攻析異復遣將擊破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千餘人  
岑遂自武關走南陽先是百姓苦飢黃金一觔易豆五  
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為糧有詔拜南  
陽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糴穀異兵食漸盛乃

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  
帥詣京師其眾散歸本業威行關中惟呂鮪張邯等降  
蜀餘黨悉平明年公孫述遣將程焉將數萬人就呂鮪  
出屯陳倉異與趙匡迎擊屢破其營保降者甚多其後  
蜀復數遣將間出異輒摧挫之懷來百姓申理枉結出  
入三歲上林成都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  
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百姓號  
為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詔報曰將軍



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錢帛詔曰倉卒無萋亭豆粥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數引讌見定議圖蜀夏遣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拘邑未及至隗囂使其將王元行巡將

二萬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拘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謂賊新勝不可爭鋒宜止軍便地異曰若賊得拘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于汧于是北地諸豪長悉畔隗囂降異上書言狀帝恐諸將或欲分其功乃下璽書獨以功歸異且褒其不伐又遣太中大夫賜征西

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殮大司馬已下皆令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于是使異進軍義渠并領北地太守事青山胡率萬餘人降異異又擊盧芳將賈覽匈奴莫敢日逐王破之上郡安定皆降復領安定太守事及隗囂死其將立囂子純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斬之時諸將共攻異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常為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病發卒于軍諡曰節侯

論曰人臣之義有敬以立事毋貪以徼功蓋忠敬者功名所從生也異譙讓有儒將風世祖嘗以比孟之反然其大者乃在每念不忘乎君國之務觀其私獨寬譬哀情及上言宜急拊循百姓所謂事君如其親視王事直如家事者非徒麥飯豆粥之拳拳而已夫敬其君者乃能敬君之事他日帝獨遣異代鄧禹重以平定安集為託且曰卿本能馭吏士美哉豈非君臣相知之雅哉易稱敬慎不敗中興諸將唯馮公有

之同時若吳漢勇于受任又數立大功然臨陣或違  
勅而失紀戰勝至積忿以殺降至如賈復之不伐其  
能與異等而敢為深入輒被重創要皆果斷有餘深  
沈不足者方之公孫瞠乎後矣

寇恂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初為郡功曹太守耿況甚  
重之更始立使使者恂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  
況迎使者于界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

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  
耶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  
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  
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沮向化之心生離  
畔之隙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為  
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祇生亂為  
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  
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

詔之況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恂與門下掾  
閔業共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聞故大司馬劉公  
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且上谷完實控弦萬騎  
可以詳擇去就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  
況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  
者殺之奪其軍遂與況子弇等俱南及光武于廣阿拜  
恂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羣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  
奉牛酒交歡時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

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難其守者以問禹禹曰昔高祖任蕭何于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且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于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養馬



二千匹收租肆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  
內孤使其將蘇茂等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檄書  
至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于溫下軍吏皆  
諫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  
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恂  
乃令人乘城鼓噪大呼曰劉公兵到茂軍聞之陳動恂  
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斬其副將茂兵投河死者數  
千生獲無數自是洛陽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河內已

破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  
因上尊號于是即位時軍食急乏恂轉輸前後不絕尚  
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董崇說恂  
當如蕭何守關中故事急遣子弟詣軍恂因稱疾不視  
事值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不聽乃遣兄  
子寇張等將突騎願為軍鋒帝善之皆拜偏將軍建武  
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數月復為潁川太守與破姦  
將軍侯進斬擊郡寇賈期等境內悉平定封雍奴侯邑

萬戶執金吾賈復在汝南其部將殺人于潁川恂捕得繫獄戮于市復以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立將帥而今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為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勅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乃自出迎于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

醉遂過去帝聞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  
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于是並  
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川三年遣使者  
即拜汝南太守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平盜  
賊郡遂以清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  
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浮為執金吾明年從車駕  
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屬恂平之恂對曰潁川剽  
輕以陛下遠踰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

南向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雄兵據高平第一帝使馬援招降之後復亡歸故營助囂拒隴氐及囂死峻畏誅堅守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將自征之恂力諫不從進軍及汧峻猶不下乃議遣使降之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為吾行也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詞禮不屈

恂怒將誅文諸將皆諫恂竟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  
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  
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  
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詞意不屈必  
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  
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修名重  
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  
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

相器十二年卒謚曰威侯子損嗣恂同產弟及兄子姪  
子以軍功封列侯者凡八人初所與謀閔業者恂數為  
帝言其忠賜爵關內侯官至遼西太守

論曰鄧仲華言子翼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豈  
虛譽哉守潁川使民遮道以請文足附衆矣追洛陽  
使敵閉門而遁武足威民矣若夫轉餉給軍蕭相國  
鎮關之勤也奪印還守蘭大夫懷壁之壯也且夫任  
天下事者在器識之遠到而已知忿爭之害義也是

故忍以下賈不為匹夫之勇知優柔之長姦也是故  
敢以戮文不為婦人之仁識定故力生其有宰相器  
者正在此豈區區通財為俠足以盡之乎世祖號知  
人末年叅國議者自高密外稱固始膠東而雍奴侯  
以先卒不與惜哉

來歙

來歙字君叔南陽新野人也父仲哀帝時為諫大夫娶  
光武祖姑生歙光武甚親敬之數共往來長安更始即



位以歆為吏從入關數言事不用以病去歆女弟為漢中王劉嘉妻因迎歆入漢中更始敗歆勸嘉歸光武遂與俱詣洛陽帝見歆大歡即解衣以衣之拜為太中大夫是時帝以隴蜀為憂而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歆因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今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東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建武三年歆始使隗囂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于

囂既還復往說囂囂遂遣子恂隨歙入質拜歙為中郎將時山東略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囂聽王元計猶豫不決歙素剛毅遂發憤質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既以伯春委質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計耶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殺之無損于漢而隨以族滅獨不為伯春計哉歙為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

往來游說皆可按覆西州士大夫咸信重之多為其言  
故得免歸八年春歆將精兵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  
須回中徑襲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  
何其神也乃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  
歆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為兵囂盡銳  
攻之累月不能下帝乃自將關東兵征上隴囂衆潰走  
圍解于是置酒高會勞賜歆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  
歆妻鰥千匹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軍歆因上書曰

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  
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  
多賈人高祖懸之以重賞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  
以財穀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  
不得已也帝然之于是大轉糧運詔歛率征西大將軍  
馮異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揚武將軍馬  
成武威將軍劉尚入天水擊破述將田弇趙匡明年攻  
拔落門囂黨周宗趙恢及天水屬縣皆降初王莽世諸

羌多背叛而隗囂招懷其酋豪遂得為用囂亡後諸種  
數為寇掠皆營塹自守州郡不能討至是歙大修改具  
率諸將等擊羌于金城大破之斬獲無算時隴西雖平  
而人饑流者相望歙乃傾倉廩轉運諸縣以賑贍之於  
是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十一年歙與蓋延等進攻  
述將王元環安于河池大破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  
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  
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

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  
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強起受所誠歎自書表曰臣  
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  
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  
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  
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攬  
涕策贈印綬謚曰節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以  
歛有平羌隴功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為征羌國焉歛曾

孫歷安帝朝官太僕時帝聽江京樊豐讒言廢太子為  
濟陰王歷與桓馬張皓等強諫帝不從歷乃要結朝臣  
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使中常侍奉詔脅  
羣臣曰歷等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  
乃各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歷官  
黜其母長公主不得會見時人為之震慄順帝既立朝  
廷咸稱社稷臣官至大鴻臚卒

論曰來歙岑彭並奉命討蜀功垂成而身死彭持軍

整齊所過秋毫無犯宣漢威德不受牛酒有古弔伐  
遺意至於飲刃從容陳言慷慨先國議後私恩歛尤  
壯烈哉中興諸將自鄧馮馬寇外卓卓皆可紀若耿  
弇岑彭吳漢壯猷偉烈累立戰功尚矣臧宮鋸斷城  
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及矯制取岑彭馬匹多張旗  
幟呼聲動山任光多作檄文侈陳兵勢至堂陽使騎  
各持炬火彌滿澤中光燄燭天要皆不恃勇而恃謀  
者也陳俊手接短兵所向必破馬武為諸將軍鋒力



戰無前鉞期先登陷陣被創中額猶攝憤復戰堅鐔  
每急輒先當矢石引軍攻宛選敢死士夜自登城斬  
闕而入之數子者並勇驚絕人豈獨吳子顏隱若一  
敵國哉他如王霸善拊士卒馮公孫之傳也耿純去  
郡見思寇子翼之匹也朱祐所至受降不存首級功  
鄧仲華之亞也李忠邳彤親屬陷賊不二其心其國  
而忘家者乎若乃憂國奉公小心廉約唯祭遵最著  
晚年與高密固始叅議國政人稱其有宰相才賈復

有馬蓋自世祖奮龍虎之姿撥亂反正一時羣策羣力際會風雲或運籌帷幄或決勝疆場摧陷廓清之烈同符高祖諸臣而文雅過之繼此者惟唐武德貞觀間乎抑雲臺二十八人姓氏不見來歎或以不得其死軼之岑彭獨何以得列乎當時必自有說然不可考矣

馬援

馬援字文淵趙將馬服君奢後也武帝時自邯鄲徙居

扶風茂陵焉援年十二而孤即負大志其三兄況余員  
並竒其才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欲就邊郡田牧況  
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會況卒  
援行服期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後為郡  
督郵以縱囚故亡命北地因留畜牧賓客多歸者遂役  
屬數百家轉游隴漢間嘗謂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  
老當益壯其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歎曰凡殖財產  
貴能施賑也不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于親舊王莽末避

地涼州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于蜀囂使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于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旌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

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于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

有真也帝甚壯之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  
右翼與援同卧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翼  
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名勇  
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濶達多大節略與  
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翼曰卿謂何如  
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  
節度又不喜飲酒翼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  
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

數月無它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  
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會隗囂用王元計意  
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于囂囂得書增怒後遂發兵  
拒漢援乃上疏曰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  
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于汝意可即專心矣及  
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于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  
自挾奸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于臣臣欲不言則  
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得極陳滅囂之術死無所恨

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支黨又與囂將楊廣書使曉勸囂詞極懇誠冀幸囂之一悟也廣竟不答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諸將多允豫未決會援至帝具以羣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賊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第一囂衆大潰九年拜援太中大夫十



一年夏拜隴西太守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于臨洮  
斬獲無算守塞諸羌悉詣降又以計襲擊諸種屯聚寇  
鈔者羌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  
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脰帝璽書勞問賜牛羊數  
千頭援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  
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其地城完土肥灌溉流通如令  
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乃詔武威太守令  
悉還金城客民使各反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

塢堠開導水田勸以畊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氏羌  
皆來降附武都氏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奏復其侯王  
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十三年武都叅狼羌與塞外諸  
種為寇援將兵擊之羌豪皆亡出塞諸種悉降于是隴  
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  
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  
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  
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常有報仇者吏民驚言

羌反奔入城郭或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  
燒羌何敢復犯我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為  
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以  
三府奏為未可遂寢及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  
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  
師數被進見為人美鬚髮眉目如畫閑于進對尤善述  
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  
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每有

所謀帝未嘗不用妖人李廣聚徒攻剗遣援發諸郡兵  
擊斬之又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  
真日南諸蠻皆應之乃拜援伏波將軍將樓船兵沿海  
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軍至浪泊上與賊戰大破之斬  
徵側徵貳封援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醢酒  
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  
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  
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

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賊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熏  
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  
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  
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  
士二萬餘人擊九真賊徵側餘黨嶠南悉平奏言西于  
縣戶有三萬二千請分為封溪望海二縣許之援所過  
輒為郡縣治城穿渠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為申明舊  
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二十年秋振

旅還京師賜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援好騎善別名  
馬于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馬式還表上之有詔置宣  
德殿下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異名  
有計謀于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  
耶自念微勞饗大縣功薄賞厚何道以能長久異曰愚  
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  
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  
手中邪異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

寇扶風援請行許之乃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  
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  
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灾固亦  
幾不免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鴈門代郡上  
谷障塞烏桓侯者見漢軍至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  
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  
曰伯孫帝婿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奈何獨不為禮援曰  
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二十

四年武陵五溪蠻反援因復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前往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明年春軍至臨鄉遇賊迎擊破之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路夷而運遠耿



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搯其喉咽  
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  
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  
困乃穿岨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觀  
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候弇  
書言狀且曰伏波類西域賈豎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  
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  
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怒追收

援新息侯印綬又前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所載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藁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寃章凡六上詞甚哀切然後得葬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美不求備于衆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

計誠為國之所慎也竊思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  
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  
旁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  
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耶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  
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異  
路斷隔惟獨狄道為國堅守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  
慰邊衆遂解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動有功師進輒  
克誅鋤先零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出征交趾土

多瘴氣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臨臨鄉師已  
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  
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  
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  
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  
不傳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  
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于用賞約  
于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觔以間楚軍不問出入

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  
于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  
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  
援功罪以厭海內之望書奏帝意稍解勃字叔陽年十  
二能誦詩書與援有舊及援遇讒惟勃能終焉肅宗即  
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初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援自  
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  
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

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長龍迷也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會保仇人上書訟保浮薄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

書以誠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將扇亂諸夏書奏  
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誠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  
得不罪詔免保官而述由此擢拜零陵太守援兄子壻  
王磐子石莽從兄子也莽敗磐擁富貲為游俠有名江  
淮間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  
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  
多所陵折其敗必也歲餘磐果坐事死而磐子肅復出  
入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

未立若多通賓客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  
上書者以為肅等受誅之家交通諸王慮因事生亂帝  
乃下郡縣收捕遂更相牽引死者千數呂种亦豫其禍  
臨命歎曰馬將軍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為皇后顯宗  
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于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  
平王蒼觀圖請其故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  
乃更修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  
節追策謚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



論曰臣主之交難矣哉以光武伏波之相得恨晚而不保其卒況其餘乎事君者惟既厥心其他成敗利鈍不敢逆覩若夫毀譽則聽之天下功罪則聽之朝廷必一一預為之防是使國家終無任事之人也史稱其為人明而自為闇豈足以服援心乎獨怪援血氣就衰猶沾沾喜事夫功不必皆已出名不必皆已成明俊民而讓後人正老臣所以忠君報國之大者非獨戒盛滿已也方建武之末天下一家蠢爾蠻荆

未有肘腋腹心之患且同官健者皆能辦此七十老  
翁何所求而乃急功名之圖此固已生明主之疑矣  
何待梁伯孫譖行乃始得罪哉雖然援烈士也才識  
節操中興諸臣鮮有倫比自少即喜邊郡畜牧後遂  
往往樹勛羌隴間卒之藁葬城西距馬革之裏幾何  
殆不幸而重為其弟少游所哀即援亦自哀之而終  
莫自禁所謂平生志在斯者非耶誦老驥伏櫪之歌  
為三歎息

耿弇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  
自鉅鹿徙焉父況字俠游以明經為郎後為朔調連帥  
弇少好學習父業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  
是好將帥之事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略地者前後多  
擅威權輒改易守令況自以莽之所置懼不自安時弇  
年二十一乃辭況奉奏詣更始因齎貢獻以求自固之  
宜行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子興起兵邯鄲弇從

吏孫倉衛包謀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  
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  
陳上谷漁陽兵馬之用歸發突騎以犄烏合之衆如摧  
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遂亡降  
王郎弇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  
弇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  
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弇因從光武北至薊  
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之弇曰今兵

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  
即奔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  
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光武指  
奔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光武遂南馳官屬各  
分散奔走昌平就況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  
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奔與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而南  
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  
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

間凡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  
傳言二郡兵為邯鄲來衆皆恐既而悉詣營上謁光武  
見弇等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  
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為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  
名耳乃皆以為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弇等遂從拔邯鄲  
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為蕭  
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時光武居邯鄲宮晝  
臥溫明殿弇入造床下請問因說曰吏士死傷者多請

歸上谷益兵光武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何為  
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  
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  
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光武起坐曰卿失  
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父子故敢披赤心光武曰  
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  
漢兵起莫不欣喜如去虎口而歸慈母今更始為天子  
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虜掠自恣元元

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光武大悅乃拜弇為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奔到上谷收更始所置大守韋順蔡充斬之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弇常將精騎為軍鋒輒破走之光武乘勝戰慎水上賊危急殊死戰時軍士疲敝遂大敗奔還壁范陽數日乃振賊亦退去弇從追至容



城小廣陽安次連戰破之光武還薊復遣弇與吳漢景丹等十三將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再戰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於右北平無終土垠之間至浚靡而還賊遂散敗光武即位拜弇為建威大將軍與景丹陳俊攻厭新賊於敖倉皆破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時侯食好時美陽二縣三年延岑自武關出攻南陽下數城穰人杜弘率其衆以從岑弇與岑等戰於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其將士五千餘人得印綬三百杜弘降岑

與數騎遁走東陽弇從幸春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兵  
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  
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四年詔弇進攻漁  
陽弇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  
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  
為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  
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乃命弇與朱祐王常等擊望都  
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五年遣弇與吳漢擊富平

獲索賊於西原大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奔進討張步奔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渡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奔奔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奔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阬塹數日有

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旣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洵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

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  
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晝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  
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  
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  
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  
攻臨淄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不如攻西安  
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方自憂何暇救  
人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

即西安孤張藍與劇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奔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槍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不足摧也乃與三弟藍弘壽

及故大槍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  
攻弇弇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東攻  
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  
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於  
是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  
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  
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直攻弇  
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

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兵甚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算城中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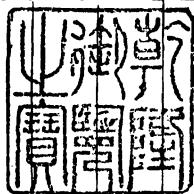
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  
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  
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  
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功又難於信也又  
田橫烹酈生及田橫降高祖詔衛尉不聽為仇張步前  
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相  
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  
者事竟成也弇因復追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鎖於

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  
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  
兩皆罷遣歸鄉里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  
悉平振旅還京師六年西拒隗囂屯兵於漆八年從上  
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欽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保皆下  
之弇為將凡平郡四十六下城三百未嘗挫折焉十二  
年弇父況病乘輿親臨幸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  
醫藥當代以為榮十三年增弇戶邑上大將軍印綬以

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年五十六  
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子忠嗣傳數世為梁冀所廢

論曰方光武晝臥邯鄲宮計畫未定欲束手歸更始  
於斯時也岌乎漢家之社稷殆哉奔獨決計叩頭牀  
闔之間首創大謀成漢家之中興帷幄之烈於斯為  
盛矣既與諸將出入無役不從又獨規取全齊方面  
之勲爛焉迹其所以亦由沈機善斷謀成樽俎之間  
是以費少而功多日近而效遠也斯豈摧鋒一將之

任耶傳國久遠名將輩出宜矣



史傳三編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傳三編卷十四

詳校官編修

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

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

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

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

臣

張瑞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十四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六

漢

劉蒼

東平憲王蒼顯宗同母弟也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為王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鬚髯要帶

十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為驃騎將軍置長史掾  
史員四十位三公上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  
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  
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帝每巡狩蒼常留  
鎮侍衛皇太后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尋間當遂  
校獵河內蒼即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  
興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  
德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家循



視稼穡逍遙仿佯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  
備周衛設羽旄臣不勝大願帝覽奏即還宮蒼在朝數  
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  
疏歸職曰臣蒼疲駑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導之仁  
升朝蒙爵命之首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  
介尚不忘簞食之惠況臣身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  
宜當暴骸膏野為百僚先而愚頑之質誠羞負乘之位  
將被赤紱之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誠由愛深不忍

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遵承舊典乞上驃騎將軍卬綬退就藩國願蒙哀憐帝優詔不聽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卬綬六年冬帝幸魯徵蒼還京師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蒼乃歸國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東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

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  
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  
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  
蒼錢布有加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  
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為  
之訓詁肅宗即位尊禮踰于前世諸王莫與為比建初  
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事留中帝報書曰丙寅所上便  
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曠然發矇間吏人奏事

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倘是復慮為非何者大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饑人流此朕之不德所致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思惟嘉謀以次奉行冀蒙福應特賜王錢五百萬後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曰臣伏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自所營創尤為儉省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強秦古者邱隴

且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郭哉上違先帝聖心  
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  
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邱墓有  
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  
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  
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于  
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  
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

年正月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帝以蒼冒涉寒露  
遣謁者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  
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床其錢帛器物無不  
充備下詔曰禮云伯父歸寧乃國詩云叔父建爾元子  
敬之至也若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況兼親尊者  
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贊皆勿名蒼既至升殿乃  
拜天子親答之每讌見輒興席改容中宮親拜蒼以受  
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懇辭帝省奏歎息愈褒貴焉三

月大鴻臚奏遣歸國帝特留蒼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蒼還國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于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明年正月薨詔告中傅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並集覽焉令四姓小諸侯國王主悉會詣東平奔喪賻贈有加禮謚曰憲王子孫世王與漢終始初蒼歸國驃騎時吏丁牧周栩以蒼敬

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及  
帝東巡幸蒼陵引見二人既愍其淹滯且欲揚蒼德美  
即皆擢拜議郎

論曰蒼知為善最樂以立身處家尚矣所謂善者篤  
倫理敦禮讓靖共正直克閑邪私之謂也觀蒼引經  
議禮因事納誨以無負于君親而共有休戚卓卓大  
節表著如此其居家之為善更可知矣兩漢賢宗室  
首推河間獻王德東平憲王蒼河間為名儒東平為



名臣後先輝映偉哉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少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族黨爭往附之倫乃依險築營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強持滿以拒之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初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大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倫後為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謂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親故莫知其處

數年鮮于褒薦之于京兆尹閻興名為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郡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酬對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第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

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以為扶夷長未到官  
追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  
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資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喜  
淫祀率用牛祭神財產以詘且云不爾則病且死先為  
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  
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  
輒行罰民初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  
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少攀車叩馬號呼相隨日裁

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偽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  
及詣獄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會顯宗幸廷尉錄囚  
得免歸田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為宕渠令顯  
拔鄉佐元賀賀後為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于大  
司農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饒人富掾吏皆鮮  
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  
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文職修理所舉  
吏多至九鄉二千石時以為知人視事七歲肅宗初立

擢自遠郡代牟融為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  
馬廖兄弟等傾身交結士爭赴之倫以后族過盛欲令  
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極陳廖等交通賓客奢侈無度且  
言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思所以安之及馬防出征西羌  
倫又疏言國戚不當任以職事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  
則違憲聞馬防西征請杜篤為從事中郎篤為鄉里所  
廢在所縣令若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重見委用  
將恐議及朝廷有損事望疏入並不省倫雖峭直然常

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其畧曰陛下即位以來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非徒應坐豫協亦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又聞諸王主貴戚驕

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  
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  
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其人諸上書言事有  
不合者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其後諸  
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伏見虎賁中郎  
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  
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

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詖險趨勢之徒誠不可親近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令得永保福祿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我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



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以老病乞罷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少子頡嗣歷桂陽  
廬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之為太子廢也頡為太  
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共守闕固爭帝即位擢為將作  
大匠卒官曾孫種亦賢不附宦官官至兗州刺史

論曰人品之清濁致有不同在判其誠偽而已倫與  
妻躬執廝養之役雖少虧大體然行過乎儉而心發  
于誠非公孫弘詐以立名唐尊矯以厲俗者比也東

京當明章二帝如日方中位至三公優游化里遇事  
匡正馬竇寵貴不憚危言百官順序萬民樂業奏議  
諄諄尤懲苛切而歸寬厚可謂盛世之名臣矣

袁安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安少傳  
良學為人嚴重有威見敬于州里初為縣功曹奉檄詣  
從事從事因安致書于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  
非功曹所持從事懼然而止洛陽大雪積地丈餘令自

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安門無有行路  
謂安已死使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  
大雪不宜干人令賢之遂舉為孝廉除陰平長任城令  
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中楚王英謀逆事下郡覆考  
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  
數千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人多痛自誣死安到郡先  
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丞掾皆叩頭爭以為  
阿附反逆法與同罪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

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鞠人嘗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于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厲在職十年京邸肅然名重朝廷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單于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不可開許安獨曰北部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

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于戎狄選之足  
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使帝竟從安議明年代  
第五倫為司空章和元年進司徒和帝即位竇太后臨  
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  
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  
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  
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  
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

皆為之危懼安正色自若實憲既出而弟衛尉篤執金  
吾景各專威權公于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  
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力者漁陽  
鴈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  
者安廼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  
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  
無盡節之義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盡  
樹其親黨賓客于名都大郡皆賦歛吏人更相賂遺其

餘州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他所連及貶爵免官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時憲日矜已功欲結恩北匈奴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勛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部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捍禦北部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

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  
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伏惟光武皇帝  
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思德甚備故匈  
奴遂分邊境無患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  
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  
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倡大謀空盡北部輟而弗圖更  
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于所養建立于  
無功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



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  
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  
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  
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  
為單于後卒反叛如安策及憲殺諫臣樂恢舉朝震懼  
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  
家事未嘗不噫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安所  
辟司徒府士有廬江周榮者素負忠節凡安所舉奏實

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實氏客賊榮曰實氏  
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  
士縱為所害誠所甘心因救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殞  
殮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安之忠義能知人得士心  
如此永元四年春卒朝廷痛惜焉後數月實氏敗帝始  
親萬幾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為郎子敞  
孫湯湯子逢隗並為三公湯父京生彭及湯彭生賀賀  
生閔京習孟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歷官蜀郡太守彭

歷廣漢南陽太守行至清為吏羸袍糲食時以比第五  
倫終議郎賀彭城相閔少厲操行苦身修節往彭城省  
謁變姓名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為通會阿母  
出見閔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已而辭去反郡界無知  
者及賀卒郡閔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纒經扶柩冒犯寒  
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却徵聘  
居處側陋以畊學為業逢隗雖數饋之一無所受黨事  
將作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忍遠遁乃築土室四周不

燕戶自牖絀飲食毋思門時往就視去便自掩閉兄弟  
妻子莫得見也黃巾之亂賊相約不入其閭鄉人就閭  
避難皆得全活年五十七卒于土室二弟忠弘節操皆  
亞于閭忠子秘為郡門下議生從太守趙謙擊黃巾軍  
敗秘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于陳謙以得  
免詔秘等門閭號曰七賢逢子術湯孫紹初安父沒出  
求葬地道逢三書生指一處云葬此當世為上公須臾  
不見安異之遂葬其處故累世隆盛焉

後漢書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邴吉有陰德  
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終陳掌不侯而邴昌紹國雖  
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竇氏之間乃情  
帝室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鞠人  
于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論曰袁安經學未知視楊震何如其清介正復相埒  
及建議廟堂據典要悉情形經方致遠之畧正多表  
見東京以來袁楊並號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致為

奢僭不如楊氏能守其清白華嶠所稱殆非虛也考  
安子唯京敞知名敞為三公廉勁不阿權貴頗有父  
風自湯以下碌碌鮮所樹立迄乎紹術家聲墜焉若  
袁閔之埋身土室與乃祖雪中僵卧時何異靈帝謂  
楊奇誠楊震子孫竊于袁閔亦然

何敞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性公正自呂趣舍不合時  
務每請召常稱疾不應元和中辟太尉掾由府由待呂

殊禮敬論議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爲祥瑞敞通經傳意甚惡之乃言于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鸛鵒來巢昭公有乾侯之厄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殞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今異鳥翔于殿屋怪草生于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敢答居無何而肅宗崩時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爲虛敞奏記由曰敞聞事君之義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明公視事出入再期宜當克己呂疇四海之心禮一穀不升則便服徹膳天下不足若已使然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凶害男子疲于戰陳妻女勞于轉運老幼孤寡歎息相依又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賚過度尋公家用之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明公宜先正己呂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



暢黎庶悅豫由不能用時齊煬王子都鄉侯暢奔弔國  
憂上書未報侍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暢于城門屯衛之  
中而主名不立敞又說由曰劉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  
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  
適討捕蹤迹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故  
欲親至發所呂糾其變而二府呂為故事三公不與盜  
賊昔陳平生于戰征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  
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

義惑于所聞公縱姦慝莫旨為咎惟明公運獨見之明  
昭然勿疑敞不勝所見請獨奏案由乃許之二府聞敞  
行皆遣主者隨之于是推舉具得事實京師稱其正旨  
高第拜侍御史時遂呂竇憲為車騎將軍大發軍擊匈  
奴而詔使者為憲弟篤景竝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  
苦敞上疏諫曰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嫚  
書之耻此二辱者臣子所為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  
怒還忿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陛下履晏

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耻而盛春東  
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而猥復為衛尉篤奉  
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臣雖斗筭之人誠竊懷  
怪目為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今衆軍在道朝  
廷焦屑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  
所旨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  
困書奏不省後拜為尚書復上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  
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

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報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倂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議論洶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于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呂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于臯辜則自

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呂憲等吉凶為憂也臣  
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上不欲令  
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  
保其福祐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憲嘗使門生齎書詣  
尚書僕射邳壽有所請託壽送詔獄上書陳憲驕恣引  
王莽以誡國家憲誣以誹謗下吏當誅敞上疏曰壽機  
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  
義以安宗廟豈其私也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誠不欲

聖朝行誹謗之誅以杜塞忠直垂譏無窮壽得減死徒  
合浦未行自殺時敞數切諫言諸實罪過憲等深怨之  
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敞至國  
輔康以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禮焉歲餘遷汝南  
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  
為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分遣儒術大吏按行屬縣  
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冤獄以春秋義斷之是日郡中  
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

喪服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置立禮官不任文吏又修理  
銅陽舊渠百姓賴其利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  
石頌敞功德及竇氏敗有司奏敞子與夏陽侯壤厚善  
坐免官永元十二年三遷五官中郎將常忿疾中常侍  
蔡倫倫深憾之為所陷抵罪卒于家

論曰東漢多節義抗直之士蓋光武明章之所培養  
者深也以竇憲之威太尉鄭弘陳其權威奏其黨與  
則以收印綬而卒矣邳壽樂恢劾其罪狀則皆迫脅

使自殺矣始終不撓而幸免于禍矣獨敞為然敞忠  
愛之忱根于至性累抗權威而不失其度治郡有善  
政以禮化民其可謂古之遺直民之父母矣

楊震 秉賜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安平侯丞相敞之後父寶習  
歐陽尚書隱居教授王莽居攝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  
逃不知所處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于太常桓郁明經  
博覽無不窮究諸儒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于



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  
後有冠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  
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年五十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  
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  
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觔以遺震震曰故  
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  
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州太守性

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為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年拜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為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王聖出自賤微得奉聖躬雖有推

燥居濕之勤前後賞賜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宜敕聖居外斷絕伯榮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帝以章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為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復疏言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濫受封爵不依祖制不合經義書奏不省延光二年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于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且矯稱上意震曰如朝廷

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勅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  
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于震震又不從司空  
劉綬聞之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  
怨時詔遣使者大為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  
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書曰方令災害  
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而為阿母起第為  
費巨億廣暉兄弟依倚近倖與之分威屬託州郡傾動  
大臣招徠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復得顯用白黑溷

清天下謹譁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  
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上不省豐憚等自是  
益無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  
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  
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伏見去年十一  
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  
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  
中臣迎官持權用事之象陛下以邊境未寧宮殿垣屋

無所興造而近倖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  
威福道路謹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為此  
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  
旱之徵也惟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詆言  
之口無令威福久移于下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  
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但以其名儒未敢加害  
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  
獄震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于朝

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乞為虧除全騰之命  
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省竟殺騰會三年春東巡岱  
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  
令吏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  
等聞惶怖遂因星變共譖震以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  
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及車駕行還夜遣使收震太尉印  
綬于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  
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

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酖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太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于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道路皆為隕涕順帝即位豐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于華陰潼亭遂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集



震喪前悲鳴淚下葬畢乃去郡以狀上復詔太守丞具  
中牢祠之時人為立石鳥象于其墓所震五子中子秉  
尤知名

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嘗隱居教  
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頗出為豫荆徐兗  
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  
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桓  
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累遷侍中尚書帝時徵行

私過幸河南尹梁孕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  
疏諫言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  
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鸞旗不駕諸侯如  
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  
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  
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以病乞  
退出為右扶風黃瓊惜其去朝廷請留拜光祿大夫梁  
冀用權秉稱病六年冀誅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

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為濟陰太守以贓罪為刺史第五種所劾匡窘賂客任方刺兗州從事衛羽及捕得方囚繫洛陽匡慮秉當窮竟其事密令方越獄亡走秉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竟坐秉輸作左校以久旱赦出會日食泰山太守皇甫規訟秉忠直不宜久抑不用詔徵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劾秉著大不敬將加罪尚書令周璟等議奏秉儒學

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以退讓為節俱徵不至誠  
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進之風夫明王之世  
必有不召之臣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所屬喻  
以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于是重徵乃至拜太  
常五年冬代劉矩為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  
為官布滿天下秉與司空周璟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  
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勢而今枝葉賓客布列  
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

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  
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  
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于是秉條奏牧守以下  
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  
拜為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藏空虛宜絕橫  
拜以塞覬覦自此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  
園陵特詔秉從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  
秉上書謂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于是詔除乃

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貪贓暴虐秉劾奏  
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  
貝瑗曰臣按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  
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  
舉以報私惠有忤逆于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橫忿居  
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膳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  
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  
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

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  
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為至戒覽宜急屏斥  
投畀有北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  
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  
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  
惡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  
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  
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過失

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自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卒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賜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以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



講華光殿遷少府光祿勳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座賜上  
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皇極不建則有蛇龍  
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鬪于鄭門  
昭公殆以女敗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苞苴通故成湯以  
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  
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  
蛇變可消嘉祥立應二年拜司空五年拜司徒時帝好  
微行遊幸外苑賜上疏諫曰臣聞唐虞兢兢業業周文

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乂在職今所序用有形勢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囿政事日墮大化凌遲宜絕慢遊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序謹手書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于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而反留意少子乞還

女壻朱雲欲得上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  
薄之學充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  
後已乃以書對言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  
正之象按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  
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今妾  
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  
會羣小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  
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郗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

之心各收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眈眈口  
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  
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  
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于今幸賴皇天垂象  
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惟陛  
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  
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  
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

年而不盡其悽悽之心哉書上大忤曹節等蔡邕坐直  
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得免咎冬行辟廂禮引  
賜為三老復拜少府光祿勳代劉郃為司徒帝欲造畢  
圭靈琨苑賜復上疏諫以為壞沃衍廢田園驅居人畜  
禽獸非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逞情  
意宜惟憂禹畀宮太宗露臺之意書奏帝欲止以問任  
芝樂松松等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今與百姓共  
無害于政也帝悅遂築之四年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

常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  
詣省閣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張角等執左  
道以誑耀百姓天下襁負歸之賜名掾劉陶告曰張角  
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  
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  
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矣陶對曰  
此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  
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閣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

前侍講注籍乃感悟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賜以劉  
寬張濟並侍講不宜獨受封賞請分戶邑帝嘉歎復封  
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自以代非法  
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焉蓋吝之也遂  
固辭以特進就第二年九月復為司空其月卒帝素服  
輟朝三日贈東園梓器襚服賜錢繒喪葬甚厚謚文烈  
子彪嗣彪字文先少傳家學中平六年拜司徒遭董卓  
曹操之亂多所持正蔚為朝望然不能早自引去幾及

於難彪子修字德祖為操主簿有俊才操忌而殺之初  
震長子牧為富波相有孫曰奇為靈帝侍中帝嘗問曰  
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于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  
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至大鳥矣彪  
以魏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  
與袁氏俱為東京名族云

後漢書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  
相矣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崇高之位憂重責深



也延光之間震為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  
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繼  
踵牢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先世韋平方之蔑矣  
論曰楊氏四世三公然自震迄賜並以晚達古人先  
道德後功名于此可見考震之學蓋能用其力于慎  
獨者非如馬融諸儒習章句通訓詁以為明經已也  
傳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孟子曰有諸已之謂信震  
殆有得乎此是以苟得苟免之事有所不為其直言

顯諍乃所謂勿欺而犯者卒之一死報君猶以尸諫  
中孚應天至誠動物大鳥之集豈偶然哉夫學至宋  
儒始明而漢人篤意力行往往闇合如伯起之立志  
較然即司馬君實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趙閱道旦晝  
所為必夜焚香以告帝皆聞風興起者耳秉之三不  
惑為能恪守四知之畏賜危言不諱有祖父風數傳  
至彪篤厚有餘剛義不足矣要不失為清白吏子孫  
云



史傳三編卷十四